

# The Spiritual World Hidden behind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The Ideologic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mpress Dowager Chang of Northern Wei and the Princess of Dai State

Li Ping

**Abstract:** Empress Dowager Chang is the wet nurse of Tuoba Jun, who is the Emperor Gaozong of Northern Wei.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etiquette, Empress Dowager Chang could not be buried in the royal cemetery after her death. So she chose Mount Moji as her cemetery. The reason why she chose this place is related to the Princess of Dai State. Mount Moji is also the cemetery of the Princess of Dai State. In the late Chunqiu period, the Zhao's family in Jin State planned to invade their neighboring country Dai State in order to expand Zhao's sphere of influence. So Zhao Xiangzi married his sister to the Prince of Dai State. So as to make the Prince of Dai State drop his guard. After the death of Zhao Jianzi, his son Zhao Xiangzi murdered the Prince of Dai State on a banquet. This political upheaval put the Princess of Dai State into a great contradiction. The victim is her husband while the perpetrator is her brother. Under the tremendous pressure, she took her own life with sharpen hairpin. In Chinese, moji means sharpening hairpin, so the place where she sharpened the hairpin is called Mount Moji, also called Mount Jiming. Nine hundred years later, Empress Dowager Chang of Northern Wei passed by the Mount Moji and heard about the story. She was deeply touched and decided to take here as her mausoleum. Chang's decision is related to her life experience. Indeed, both of Chang's original family and her husband's family belonged to the Northern Yan. But the Northern Yan was defeated by the Northern Wei, so Chang became the slave in the palace as capture. Unexpectedly, Chang was honored as empress dowager because she protected Tuoba Jun and helped him to the throne in Zhengping Palace Coup. So, Chang was in the same contradiction as the Princess of Dai State. On the one side, Chang had become to the empress dowager of the Northern Wei and cannot be buried back to her homeland Liaoxi. On the other side, Chang was only the wet nurse of the emperor instead of kinsfolk, so she was not qualified and not willing to be buried in the royal cemetery. It is the ideologic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mpress Dowager Chang and the Princess of Dai State make Chang decide to choose Mount Jiming as her mausoleum.

**Keywords:** Mount Jiming; Princess of Dai State; Empress Dowager Chang of Northern Wei; ideological correspondence

**Author:** Li Ping received his master degree in history at Shanxi University in 1981, and PhD in history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1989. He served as the director and chief editor of the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 in 1991, director and professo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of Qin, Ha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y for Social Sciences in 1996, visiting scholar at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of Seoul University in 2001,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n 2002,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2005,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University of Macau in 2012 until now. He was awarded the President of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Wei-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y of China from 2004 to 2014, and the Tenured President from 2014. In 2017, he was awarded the Vice-president of Macau History Education Association. His research area is the history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One hundred Years of Tuoba Family*; *Northern Dynasties Research Manuscripts*. His representative translated works include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y of Pingcheng* (Masana Maeda); *Fundamental Issu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ei-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Sui-Tang Dynasties* (Michio Tanigawa).



# 隱蔽在歷史表象背後的精神世界

## ——北魏常太后與代王夫人的思想契合

李 憑



**[摘要]** 北魏高宗文成帝拓跋濬的“保母”常太后死後，由於按照禮制規定，不能葬入皇家園陵，因此，便遵照她生前遺願，安葬於她另選的葬地磨笄山。她之所以選擇此地，與磨笄山埋葬着代王夫人有關。在春秋末期，晉國趙氏爲了吞併代國，施行和親之計，將趙襄子之姊嫁爲代王夫人，以此麻痹代國；趙簡子死後，趙襄子便設計在宴席間謀殺了代王。這一重大變故，使代王夫人陷入難以自拔的矛盾之中：受害之國是其夫家，加害之人屬其娘家。在身處兩難的煎熬下，代王夫人不得不磨笄自刺身亡。她的自殺之地，也因此得名爲磨笄山，此後又訛轉成爲鷄鳴山。代王夫人死後大約九百年，北魏太后常氏路過磨笄山，聞聽當地人講述此典故，

內心深受觸動，決定也以磨笄山爲歸宿之地。常氏之所以作出這一決定，與她的身世有關。原來，常太后的娘家與夫家本是北燕國臣民，北燕被北魏滅亡之後，常氏淪爲宮人。豈料，在“正平事變”後，因保護其乳子登基爲帝有功，常氏因此受封爲太后。不過，常太后雖然在敵國已享得尊貴，卻擺脫不掉別夫棄子的孤寂和國破家亡的悲憤。爲了釋放心存的孤憤和曲折地表達抗議，她刻意將父親的陵墓遷至曾是北魏敵國的北燕所在地遼西，並爲父親在那裏樹碑立廟，安置守塚，以此寄託她對於故國故鄉故親的哀思。在選擇百年之後的棲身之地上，常太后也像代王夫人一樣深陷兩難的折磨：一方面，貴爲北魏太后，已不可能再葬回故鄉；另一方面，常氏的乳母身份，使她既不能也不想葬入皇家園陵。正是思想上的契合，使常太后與代王夫人在精神世界產生共鳴，於是孑然一身的常太后選定鷄鳴山這座孤峰作爲歸宿，以追隨代王夫人。

**[關鍵詞]** 鷄鳴山 代王夫人 北魏常太后 思想契合

**[作者簡介]** 李憑，1981年在山西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89年在北京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1991年任書目文獻出版社社長、總編輯，1996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晉南北朝研究室主任，2001年到首爾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做訪問研究員，2002年任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2005年任華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2012年任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同時，自2004年起兼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2014年當選爲終身榮譽會長），2014年當選廣東省圖書文化信息協會名譽會長，2017年當選澳門歷史教育學會副會長、廣東省廣府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北魏平城時代》《百年拓跋》《北朝研究存稿》，譯著有《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日]前田正名）、《世界與日本》（[日]永井道雄）等。

北魏太武帝拓跋燖（408—452）是鮮卑族拓跋氏中的雄傑，他指揮數十萬大軍東征馮燕，西討涼州，北伐柔然，南下江淮，陸續剷除盤踞各地的割據勢力，終結晉末以降的十六國分裂局面，開創出南北分治的對峙形勢。然而不幸的是，這位叱吒風雲的人物卻身敗於宮闈之變，慘死在宦官之手。發動政變的宦官首領宗愛（？—452）還設計將衆皇子與后妃陸續誅殺，企圖偷天換日，攫取朝政大權，而此時群臣將相居然都手足無措。在這危急關頭，一位平時並不受人注意的宮廷“保母”竟將皇孫藏匿起來。隨後，又以皇孫作爲號召，聯絡一批將領發動兵變，終於反制宦官勢力，爲拓跋氏奪回政權。<sup>①</sup>這位皇孫登基後，成爲北魏第四代皇帝，即高宗文成帝拓跋濬（440—465）；這位宮廷“保母”姓常，沒有名字，先被尊爲“保太后”，不久被尊爲皇太后，此後儼然以帝母的身份在宮廷內外發號施令。

常太后（？—460）得勢後，她的家族也隨之飛黃騰達，成爲顯赫一時的常氏外戚勢力。《魏書·外戚傳·常英》記載：

先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453），太后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緒爲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西簡公，勃海太守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遺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塚百家。太安初（455），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子伯夫，散騎常侍、遷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457），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

上述引文中先後出現的人物“訴”“伏”“寶”與常太后的關係不明，顯然文字有所脫訛。<sup>②</sup>好在這些脫訛沒有發生在與常太后關係緊密的人物身上，因此不會影響本文的判斷。由上述引文知道，在常氏被尊爲太后以後，她已故的祖父、父親、嫡母都被追贈爲王公郡君，她尚存的生母、長兄、弟弟、妹妹、妹夫乃至從兄和子侄都被封以高官，賜以尊爵。在《魏書·外戚傳》的上下兩卷中，共列有十三家外戚。除常家之外，各家都是正牌的外戚，祇有常家之後的文明太后馮家、文昭太后高家、靈太后胡家的榮光超越常家，其他各家的待遇都難與常家匹敵。

不過，榮光可以無限，出身卻難掩飾。常太后的娘家，本是一個有嫡有庶的大家庭。常太后庶出，生母是宋氏，其地位原本處於弱勢。常太后發迹之後，家庭地位發生了掉轉性的變化，矛盾就顯著表露出來。對此，在上引記載之後，接着就有一段文字，作了生動的描述：

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緒奉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緒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緒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緒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緒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

文中描述，身爲嫡長兄的常英原先不能尊重其庶母即常太后的生母宋氏，倒是作爲妹夫的王緒能夠在困難之際照應岳母宋氏（筆者就此猜測，王緒之妻應是宋氏所生、常太后胞妹）。常英的作爲令宋氏記恨在心，因此常太后得勢之後宋氏就有意抬舉王緒，而貶黜常英。然而，此時的常太后卻能以克制的姿態調停常家嫡庶兩室之間的糾葛。不僅如此，在常家封賜的順序上，也是本着

<sup>①</sup> 以上一系列事件發生在北魏正平年間（451—452年），因此被合稱爲“正平事變”。其事詳見《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4下《世祖紀下》、卷5《高宗紀》、卷18《太武五王·南安王余傳》、卷30《劉尼傳》，卷40《陸俟附陸麗傳》、卷41《源賀傳》、卷94《閻官傳·宗愛》。

<sup>②</sup> 中華書局標點本《魏書》已經指出這些脫訛現象，詳見該版本《外戚傳上》的《校勘記》之[八][九][十][十一]。

先嫡後庶的原則。最明顯的對比是，在封賜常太后父親常澄的同時就追贈了正室常英之母許氏；至於身為側室的常太后之母宋氏，則在六年之後纔獲詔受封為遼西王太妃。人們祇看這個“妃”字，就知道宋氏始終未脫掉妾的名義，其實這又何嘗不是壓在常太后心頭的一樁塊壘。

不僅如此，常太后始終抹卻不掉的是，她進入北魏皇宮時的卑微身份。常太后雖然貴為后妃中的至尊，門閥世族們卻不買賬，士大夫一直沒有忘記常氏的身世，所以史家魏收（507—572）為常氏撰寫的傳記清楚地標明着常氏最初的乳母身份。而且，這篇傳記雖然載入《魏書·皇后列傳》之中，卻是附着在《景穆恭皇后郁久閻氏傳》之下的副篇。然而，就歷史地位而言，正篇的主人公郁久閻氏（525—540）是北魏歷史上幾無聲息的角色，她絕難與常氏相提並論。現將這篇《高宗乳母常氏傳》的全文抄錄如下：

高宗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宮。世祖選乳高宗。慈和履順，有劬勞保護之功。高宗即位，尊為保太后，尋為皇太后，謁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謚曰昭，葬於廣寧摩笄山，俗謂之鳴鷄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sup>①</sup>

這篇傳記祇有106個字，與同卷其他傳記體例相仿，看似平淡無奇；然而，主人公常氏的生平事迹深埋其間，字字值得細細推敲。例如，“正平事變”發生後，常氏竟能力挽狂瀾將文成帝推上皇位，文中在“高宗即位”之前，祇用“保護”二字就加以概括了。又如，為了強調常氏已經脫“保”即真，視同貨真價實的太后，於是在看似不經意間點出“謁於郊廟”四字，其實卻是特意表明常氏經恩准而廄身皇家系列了。

值得玩味的，是“以事入宮”的“事”字，它著實透露了常氏當初成為北魏皇家宮女的原因。按照史家體例，此處所謂的“事”字，表明常氏是以罪家眷屬的身份沒入宮廷的。不過，犯“事”者並非常氏本人，而是她的娘家或夫家。至於犯了何“事”，雖然未載無考，但均屬重罪無疑。其懲處的措施為，男子處死，女子沒入宮廷或官府，幸存的男童則闔為宦者。比如，北魏太武帝的“保母”竇氏，“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這是受到夫家犯罪的連累而被沒入宮廷成為罪孥的例子。<sup>②</sup>又如，文成帝皇后馮氏，因“（父）朗坐事誅，后遂入宮”，這是受到娘家犯罪的連累而被沒入宮廷的例子。<sup>③</sup>常氏入宮，應該屬於夫家犯“事”之例。因為，常氏入宮不久就被“世祖（太武帝）選乳高宗（文成帝）”了。這表明，她在入宮之前就已懷孕在身，或者生育不久，她理應有夫家，甚至有子女。

被迫捨棄自己的子女，而身陷皇宮成為乳娘，實在是天降巨大禍災；然而不意之間，忽因平息“正平事變”而搖身成為太后，這在常人看來或許竟是大福。但是，常太后並不如此思量。後人讀《魏書·高宗乳母常氏傳》，所述內容如同流水之賬，然而仔細咀嚼就會感到，這看似平常的記錄，卻深蘊着常太后的精神世界。

## 二

其實，《魏書·高宗乳母常氏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葬於廣寧摩笄山，俗謂之鳴鷄山，太后遺志也”等字樣，尤其是“太后遺志”四個字。

由於受到原本乳母的身份的限制，常太后雖然生前可以廄身皇家，但是死後卻不能像正牌太后那樣葬入北魏皇家墓區——位於雲中的金陵。像常太后這樣出身的人，必須另選葬地。這是有先例的。《魏書·明元密皇后杜氏傳》附《世祖保母竇氏傳》記載：

真君元年（440）崩，時年六十三。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謚曰惠，

<sup>①</sup> [北齊] 魏收：《魏書·景穆恭皇后郁久閻氏傳》附《高宗乳母常氏傳》，第327—328頁。

<sup>②</sup> [北齊] 魏收：《魏書·明元密皇后杜氏傳》附《世祖保母竇氏傳》，第326頁。

<sup>③</sup> [北齊] 魏收：《魏書·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第328頁。

葬崞山，從后意也。初，后嘗登崞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爲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托。”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頌德。

這是關於北魏世祖太武帝的“保母”竇氏之葬制的記載。竇氏雖然撫養了太武帝，並且被尊為皇太后，但是死後沒有被安葬在皇家園陵，理由是“本無位次”，否則就是“違禮”的事件。所以，在竇太后之後的常太后，死後必須“別立寢廟”，這並非不正常。不過，鳴鷄山在今河北省張家口市下花園區境內，距離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有千里之遙，在當時屬於十分偏僻的地區，常太后的“遺志”何必專注於“鳴鷄山”呢？這倒是引人思索的。

鳴鷄山原名摩笄山，或作磨笄山，一度還稱為馬頭山。“摩笄”“磨笄”“馬頭”，乃至“鳴鷄”，由於彼此音近而一訛再訛，傳至現在竟演變成為“鷄鳴”。鷄鳴山是一座孤立聳峙的山峰，近年已發展成為香火旺盛的福地名勝。在如今的鷄鳴山風景區，既建有道觀，亦存在佛窟，還有遼朝皇家花園的遺迹。其實，這座山峰的歷史文化遠比現存的所有建築遺址更加悠久。

早在戰國時期，遊說之士張儀（？—前309）已經向燕昭王（前335—前279）談論過鷄鳴山的典故。《戰國策·燕策一》記載：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併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讞<sup>①</sup>，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讞。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

張儀對燕昭王遊說的內容，是春秋末年晉國的四卿之一趙氏為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設計滅亡毗鄰的代國事件。<sup>②</sup>張儀的宗旨在於抨擊“趙王”（當時祇是“卿”）的陰險與狠毒，談論的主角是趙王，配角為代王。趙氏嫁女做代王之妻，原本是蓄謀消滅代國而用於迷惑對方的伎倆。因此，在張儀的言論中，代王夫人祇是用於烘托悲情的陪襯而已。

不過，到了史學家筆下，代王夫人的角色地位上升了，她成為晉國趙氏滅代事件中尤為引人關注的人物。司馬遷（前145—？）在《史記·趙世家》趙襄子元年（前457）是這樣記載的：

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sup>③</sup>，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

這段文獻與上引張儀的言論所述為同一事件，不過側重不同，可以互參互補。文中的趙襄子（？—前425），正是張儀議論的“趙王”；趙簡子（？—前476）則是襄子的父親。此時，趙簡子去世不久，趙襄子尚在為父親服喪期間，便利用這個容易使對方麻痹的時機，施展陰謀殺害了姊夫代王。代王夫人先被父親、弟弟利用為製造和親煙幕的聯姻工具，隨後成為夾在趙、代兩家政權激烈衝突中的犧牲品。對此，她萬般無奈，祇得“摩笄自殺”。代王夫人的悲慘命運受到司馬遷的深切同情，以“泣而呼天”四個字將她的形象凸顯起來，渲染出了喧賓奪主的效果。史家如此深情地運筆，那是因為他也曾迫不得已地遭受過令人恥辱的腐刑。

繼司馬遷之後，唐人張守節也對代王夫人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為《史記》作“正義”時，以《括地志》所引《魏土地記》的記載，更加細膩地描寫了代王夫人矛盾而痛苦的心理：

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遂亦自殺。<sup>④</sup>

作為政治衝突的雙方，趙地是夫人的娘家，代國是夫人的夫家。衝突的結局，其弟襄子藉陰謀獲

① 變：供食者趁熱吸啜的羹汁。

② 天平、王晉：“論晉伐中山與文公復立”，《晉陽學刊》5（1990）：33—39。

③ 銅料：即此前《戰國策》引文中的“金斗”，帶有彎曲長柄的舀取飲料之方形器具。

④ [漢]司馬遷：《史記·趙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1794頁。

勝，其夫代王慘遭殺害。亡國失家的夫人呼天搶地，陷入極度痛苦之中。她既不能“以弟慢夫”，又不願“以夫怨弟”，夾在或則非仁或則非義之間不知所措。夫人深處矛盾卻無以自拔，祇得磨笄自殺。這則典故淒涼委婉，令代人惻隱，於是將代王夫人自殺之地稱為磨笄山。

後來，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472—527）註注《水經》，在《灤水篇》“延水條”下也記載了磨笄山得名的典故：

《史記》曰：“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併其土，襄子迎其姊於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將何歸乎？’遂磨笄於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為立祠焉，因名其山為磨笄山。每夜有野鷄，群鳴於祠屋上，故亦謂之為鳴鷄山。”

接着，《水經注》該條還引《魏土地記》云：

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鐘乳穴。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為立神屋於山側，因名之為磨笄之山。<sup>①</sup>

這兩條史料均表明，直到北魏統治之際，在磨笄山附近依舊流傳着早年代王夫人自殺的典故，或許還能見到當年祠屋的殘垣遺迹。

北魏太安年間（455—459），已經成為當朝太后的常氏路過磨笄山，她久久地駐足，仰視這座在寬闊平原上兀自矗立的險峻山峰，俯聽鄉老訴說代王夫人的悲慘情由，不禁憫然歎息，浮想聯翩。悲憫之後，常氏竟然選定磨笄山作為自己的歸宿。和平元年（460年），常氏去世。朝廷果然按照她的遺志，將她葬於磨笄山即今鷄鳴山。

### 三

在北魏時代，鷄鳴山原本是屢遭戰亂的區域；即使在和平時期，這裏亦常有綠林強盜出沒，被行人視若畏途。何況，代王夫人自殺的典故並非吉慶瑞兆，她的呼天之狀伴隨野鷄哀鳴之聲在山間回蕩，她的悲泣常常化作磨笄山上密佈的陰霾。常太后為何偏偏要留下葬於此山的遺志呢？這其中一定有曲折的苦衷。

常太后是北魏平城時代中期的重要歷史人物，“正平事變”的善後、文成帝的登基、文成帝元皇后李氏的處死、文明皇后馮氏的崛起，這些政壇鬥爭事件都有她的參與或受她的主使。常太后的事迹遠不止前引《高宗乳母常氏傳》所記的百餘文字，在《魏書》中的《文成帝紀》、《皇后列傳》、《外戚列傳》、《閹官列傳》以及《北史》的相應紀傳中，都能發現她的蹤影。為此，筆者撮合相關文字，與常氏本傳對照閱讀，略加揣摩而推演其事迹如下。

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祖父是太武帝拓跋燾，父親是監國的太子拓跋晃，所以他一生下來就被視為未來君主的候選人了。北魏后宮有子貴母死的規則。按照這條規則，儲君之母將被處死。然而，幼小的儲君卻需要有人照顧，因此，就派生出由“保母”或乳母撫養儲君的慣例。為了確保安全，幼小的儲君及其乳母會被安頓在別宮撫養，不得與儲君的親生母親同居共處。所以，文成帝自幼便脫離其母郁久閼氏，一直由乳母常氏撫養。

常氏雖然出身乳母，但是她的家族也曾顯赫一時。常氏的祖父常亥曾在前秦苻堅朝任扶風太守。扶風郡隸屬於司隸校尉，管轄京師長安以西諸縣，是拱衛京師的要地，可見常亥頗受前秦的器重。常氏的父親常澄當過後燕國的勃海太守。勃海郡領南皮等十縣，轄有今河北省東南部的滄州市一帶。然而，後燕後來被北魏攻滅，常家隨之破落。那時候常家的掌門人是常氏的長兄常英。常英帶領家族逃難，到達遼西龍城，成為馮氏北燕國的臣民。

常氏之母宋氏是常澄侍妾，所以常氏在娘家的地位低下。常氏早早就出嫁了，夫家的情況現已無從得知。常家在遼西安定不久，豈料北魏太武帝發動大軍東征，將北燕敗滅了。北燕臣民大多被擄掠到北魏國都平城，其中就有常氏及其親屬。接着，常氏的夫家出“事”，常氏被沒入北

<sup>①</sup>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第239頁。

魏後宮，陷入命運未卜的境地。誰知不幸之中竟有僥倖，常氏被選中成為剛剛出生的皇孫拓跋濬的乳母。

太武帝的窮兵黷武，招致朝廷政局動盪不安。原本監國的太子被太武帝逼死，接着太武帝被閹官宗愛謀殺，皇孫拓跋濬成為孤兒。幸虧有乳母常氏的機警隱藏與竭力保護，皇孫纔免遭不測。閹官宗愛勢力被鎮壓之後，皇孫受到群臣擁立，登基當上皇帝，是為高宗文成帝。此時的文成帝年僅十三歲，在宮內受制於常氏。文成帝先尊常氏為保太后，進而尊保太后為皇太后，從此常氏尊貴無比。

常太后享盡物質上的榮華富貴，精神上卻極度空虛，她不斷地想起自家的親人。過去作為乳母，她出不得宮廷，無法與親屬聯繫；如今成為太后，她可以為所欲為了。常太后讓文成帝追贈她的祖父為公，追贈她的父親為王。她又讓朝廷封她的兄長常英為太宰，封她的弟弟常喜為左光祿大夫，還將常家其他親眷陸續找到，不管血緣親疏遠近，都為他們一封賞官爵和財產。

歷史給予常氏契機，讓她登上北魏后宮權力的頂巔，而造成契機的原因則是后宮子貴母死的規則。北魏訂立這一殘忍規則的目的，在於杜絕母后及外戚干預朝政的可能。然而，儲君的生母死後，其位置卻被乳母或“保母”取代，其結果便是冒牌太后及其外戚勢力的惡性膨脹。這真是歷史的報應。

子貴母死規則的施行，既使皇家自己的後代失去母愛，也使他人的子女失去乳養。從《魏書》記載看，衆多因常太后的恩惠而蒙受封賜官爵者，全部是常太后的娘家之人，並無常氏夫家之人。顯然，在衆多受惠者中，除了生母宋氏之外，多數人並非常太后由衷掛記的至親；因為，她是庶出之女，早先在常家自難得到如正室子女般的深切厚愛。在常氏的心中念念不忘的，應該是她那斷了奶的親生孩子，或許還有孩子的父親。常太后命人遍尋親人，唯獨她的丈夫和孩子下落不明，不知是在常氏進宮之際就被除掉了，還是事後因窮困或災難而不幸殞命了。

想到往昔，常太后自然痛心疾首。她不會忘記，正是北魏大軍焚毀了她的家園，屠戮了她的親人；也是北魏大軍強令她離開故土與親屬，迫使她在冷酷的宮廷裏苟活。至於乳子文成帝，雖然對常氏不薄，但是他的祖父卻是滅絕她安定生活的仇敵。常太后如今雖已養尊處優，但以往拋子別夫的沉重代價是永遠難以補償的。對於文成帝，常太后畢竟難以寄託真正的親情，她必然日夜感受着孤獨的煎熬。為了釋放心存的孤憤和曲折地表達抗議，常太后刻意將父親的陵墓遷至曾是北魏敵國的北燕所在地遼西，並為父親在那裏樹碑立廟，安置守塚，以此寄託她對於故國故鄉故親的哀思。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何以常太后路過鷄鳴山時會久久地駐足（見圖一），因為代王夫人的悲劇勾起了她的聯想。如同代王夫人那樣，常氏身後的安排也處於兩難的地步。一方面，貴為北魏的太后，常氏已不可能再葬回故鄉遼西的墳塋；另一方面，常氏原本祇是乳母，在北魏皇家並無位次，她既不能也不想葬入皇家園陵。由於與代王夫人的思想契合，孑然一身的常氏遂選定鷄鳴山這座孤峰作為歸宿，追隨代王夫人去也。

圖一 北魏常太后葬地鷄鳴山

